



世界经典名著

白痴

(三)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杨霞飞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三部

第一章	员
第二章	圓
第三章	猿
第四章	緣
第五章	猿
第六章	怨
第七章	員
第八章	員
第九章	員
第十章	員

第三部

第一章

经常有人叨叨，抱怨我国没有什么实用人才，譬如说，我国有许多政客、许多将军；要说各种管理员，要多少，就有多少；——但是，实用人才却没有。至少大家是这样说的。听说在几条铁路上，连实实在在的服务员都没有；还说，在轮船公司里组织一个差不多的管理机关都难。你可以听到人家说，在某条新铁路线上发生撞车事故，或者火车在桥上翻车；也有人说：一列火车差点在雪地里过冬：它开行几小时，而在雪地里就停了五天。还有，有好几千普特的货物放在一个地方两三个月，等着运走，然而却烂掉了；也有人说：不过这很让人相信，有一个商店伙计追着问一位管理员，要求发运货物，但却被管理员打了几记耳光，事后他解释这种官僚主义的行为，说是由于自己“性情暴躁才这样”。官爵多如牛毛，令人一想都不寒而栗；以前大家全去作官，现在还是作官，将来还想作官，——因此大家开始有疑问，这么多材料，为什么却不能组成一个象样子的轮船公司呢？

就这个事来说，答案是十分简单的，——简单到连原因都让人难以相信。不错，人家都说我国的人以前作官，现在还作官，就像德国一样，从曾祖到曾孙二百年来的传统，做官的常常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废物，结果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做官的人们中间，到现在为止，竟认为空谈理论和缺乏实际知识是最值得赞赏的德性同时也是一种荣誉。现在，我

— 员 —



们不讲那些做官的人，我们要讲的倒是那些实用的人。毫无疑问，我们常常认为实用人物最主要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畏首畏尾和没有主见，过去这样，现在还这样。但是，假使这种意见认为是一种责备的话，那我们又何必责备自己呢？自开天辟地以来，在世界所有地方，都永远认为是精明强干的实用人物的最高美德和无上荣誉就是缺乏创见，在一百个人中，最保守估计至少有九十九个，永远持这种见解，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不管过去或现在，都具有不同的看法。

发明家和天才，在他们事业最开始，被社会认为是傻子，——这已是极为陈腐、人人皆知的事情了。譬如说，几十年以来，大家全把钱送到钱庄里存放，存放几十万，按四厘利息，等到钱庄倒闭时，大家就只好自己管理了，当然，这些钱中一定要有一大部分会丢在股票交易的狂潮或骗子们的手里，——甚至体面和礼节就需要如此。是的，这正是礼节的需要；假如有礼节的畏首畏尾和有体面的缺乏创见，一般来说，至今还成为能干而规矩的人物必不可少的品质的话，那么，突然加以改变就不很合适，甚至太不体面了。譬如说，那些深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在她的儿子或女儿稍有越轨行为时，又有谁不会惊惧或吓出毛病来呢？“不，但愿他幸福，舒舒服服过一辈子，千万不要标什么新立什么异，”——每个母亲在给她的孩子推摇篮时，一般都这样想。自古以来，我们的保姆们摇孩子睡觉时，总念念有词地说：“但愿您穿金戴银，当上一品大将军！”如此看来，连我们的保姆都认为将军头衔是俄国人无上幸福的标志，是全民太平安乐的美妙理想。事实上，一个人稀里糊涂地通过考虑，再熬上三十五年，最后谁能不成为将军，钱庄里不是还有一大



笔钱吗？因此，俄国人差不多不用怎么努力，就会获得一个能干和实用人物的头衔。事实上，在我们国家里，只有那些标新立异的人，也就是那些不安分的人，最后才不会当上将军。在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误会；但总体来讲是正确的，我们社会在为实用人物下定义时，也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废话说得太多了。作者本来只想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所熟识的耶潘欣的家庭。这一家人，至少说这一家庭中最有觉悟的分子，时常为一种普遍的家庭性格所苦恼，——这种性格和上述的那种美德恰恰相反。他们对事实了解得不够充分，但有时会产生些疑惑，认为他家的所有一切与别家完全不同。别家里一帆风顺，他家却充满艰难险阻；别家里一切纳入正轨，他家里时时脱离轨道。别人永远知书达礼，他们却不畏葸。不错，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甚至过分地惊慌，但这并不是他们一直期望那种体面社会的畏葸。可能只有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一个人是爱害怕的。小姐们聪明，爱嘲讽，但到底还很年轻。将军虽然也很聪明，但在困难面前他只会说：“唔！”却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身上。实际上是把责任推到她的身上。这个家庭，并不以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而著称，也并不有意识地独出心裁，脱出轨道，假如如此，当然是不体面的。哦，不是的！事实上绝非如此，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任何有意识规定的目的，但结果却发生这样的情况：耶潘欣一家虽然非常可敬，而人们总认为有些不大对，和一般世家不同。近来，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常常自怨自艾，认为一切都是由于自己的“倒霉”性格导致的，她内心的苦痛也随之加深了一层。她经常自称为“愚蠢的、不体面的老怪物”，因多疑而苦恼，



不断地惶惑不安，在一些极普通的事物冲突中也寻找不到出路，并且时常把灾害夸大起来。我们在本书开卷时就已经提过，人们对耶潘欣一家是真正尊敬的。伊凡·费道洛维奇将军虽然出身情况不详，但是到处都殷勤款待他。他之所以尊敬，第一是因为他有钱有势，第二是因为他这人虽不怎么聪明，但是极为正经。不过，头脑多少带点迟钝，假如这非所有事业家的必要性格，至少也是所有正经的赚钱人不可缺少的品质。再加上将军举止大方，温文有礼。他知道何时不吱声，还不会让人讨了自己的便宜，当然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将军，而且因为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力量雄厚的后台老板作后盾。至于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前面已说过，她出身望族，即使没有相当厉害的关系，门第毕竟很重要。她也有一些高贵的朋友，而且为那些人所敬爱，人们自然而然地尊敬她，接待她了。毫无疑问，她没有理由为家庭而觉得苦恼，原因微乎其微，只是夸大到可笑的地步而已。这正如一个人的鼻子上或额上生了个瘤子，你便以为所有的人只会观看你的瘤子，嘲笑它；为了它而责备你，哪怕你发现了美洲大陆也不成。实际上，社会上确实认为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是个“怪物”，但在同时，又无可争辩地在尊敬她。不过，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对大家都尊敬她这点可不大相信，——一切的不幸全在这上面。每当她看见女儿们，她就疑心自己不断妨害她们的前途，疑心自己的性格可笑，不体面，令人不能忍耐，——因为这，当然也不断责备女儿和伊凡·费道洛维奇，整天和他们争吵。但同时，她又忘我地爱他们，爱到了快到发疯的地步。

她最苦恼的是：她疑心女儿们也会成为和她一样的“怪

— 源 —



物”，怀疑世界上根本不会有像她女儿那样的姑娘。“她们要长成女虚无派，就这样！”她时常自言自语。在最后的一年，尤其在最近一段时间，这种忧郁念头一天天在她心里根深蒂固起来。“第一，她们为什么不出嫁呢？”她每时每刻都在问自己。“为了折磨母亲，——她们在生活目标就在于此，这自然是正确的，由于这是新观念，全是可恶的妇女问题在那里捣乱！在半年前，阿格拉耶不是想剪去她那漂亮的头发吗？她把剪刀已经握在手里，当时我几乎快跪下来央求她别剪！……她在气忿中这么做，一定是为了折磨母亲，因为她是一个坏透了的、任性的、娇生惯养的姑娘，主要是坏透了的，坏透了的，坏透了的！那个胖阿历山大拉不是也要摹仿她，想把头发剪掉，但她不是因为气忿，不是因为任性，而是像傻瓜一样出于至诚。阿格拉耶竟会说服她，使她相信没有头发可以睡得更舒适些，不会头痛。在这五年里，不知有多少人追求她们，真不知道有多少啦！其中确实有些好人，甚至是上品的人物！她们到底在等什么？为什么还不出嫁呢？也只是为了使母亲伤心而已。不然还有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也没有！什么原因也没有！”

最后，她那慈母之心里毕竟升起了太阳。总算有一个女儿，总算阿台拉意达的亲事办妥了。“总算有一个女儿脱手了，”——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在必须出声表示的时候，总这样说。这件事情办得极够档次，极体面；交际场上大家全带着尊敬的口吻来谈这件事情。丈夫是一个有名的人，一个公爵，又有财产，人品也好，最主要是合姑娘的心意，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姻缘了？不过，她以前对阿台拉意达并没有像对另外两个女儿那样担心，虽然对阿台拉意达那

— 缘 —



种艺术家的习气常常感到不安。“然而，这个姑娘性格开朗，理智很强，一般来说她不会倒霉的。”母亲终于这样自安自慰地说。她最担心的是阿格拉耶。顺便说一句关于长女阿历山大拉，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用不用替她担忧？一会儿她觉得这个姑娘“彻底完蛋了”；她已经二十五岁，一定会成为老处女。但同时，“她又是那样的美！……”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甚至在夜里为她流泪，但在那天夜里，阿历山大拉·伊凡诺夫娜却极安静地进入梦乡。“她到底是什么东西？——是虚无派呢，还是傻瓜？”她决不是傻瓜，丽萨位达·博罗可菲耶夫娜对此决不会有什么疑惑：因为她对阿历山大拉·伊凡诺夫娜的见解十分尊重。喜欢和她商量事情。至于说她是怯懦的人，这是毫无可疑的：因为她“安静到无法把她推醒的地步！不过‘湿母鸡’是不会安静的。噢！她们把我弄得一踏糊涂！”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对阿历山大拉·伊凡诺夫娜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哀怜和同情，甚至比对她所崇拜的阿格拉耶还厉害。但是，那些急躁的举动，吵闹的话语，“湿母鸡”的称呼等，对这些阿历山大拉只是觉得可笑。有时候，甚至毫无瓜葛的事情也会使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十分气愤狂怒起来。譬如说，阿历山大拉喜欢睡觉并常常做梦。她的梦一般来说格外空虚而且天真，——那是七岁孩子应该做的梦。可是母亲不知为何对这些天真的梦极为恼怒。有一回，阿历山大拉梦见九只鸡，她母亲因为这个竟和她大吵了一顿。为什么呢，这很难解释。有一次，只有一次，她做了一个可以算做古怪的梦，——她梦见一个修道士一个人住在一间黑屋子里，她由于害怕不敢走进去。两个妹妹听到这个梦哈哈大



笑，马上正经八本地报告给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听。母亲为此十分生气，骂她们三个都是傻瓜。“哼！她安静得和傻瓜没什么区别，她完全是一只‘湿母鸡’，怎么也推不醒她，可是她也会发愁，有时安全一副忧愁的样子！她愁什么？她愁什么呢？”她有时也对伊凡·费道洛维奇提出这个问题，仍旧是歇斯特里性地，威严地，等着马上获得答案。伊凡·费道洛维奇“唔！”“唔！”地答应，皱紧眉头，耸起肩膀，最后摊开两手，决定道：“她需要一个丈夫！”

“但愿上帝赐给她的丈夫和你完全不同，伊凡·费道洛维奇，”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终于像炸弹似地爆发了，“在思想和判断上与你不一样；也不像你那么粗野没文化，伊凡·费道洛维奇……”

伊凡·费道洛维奇马上逃跑，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在“爆发”之后也就安静下来了。但是到了晚上，她免不了对伊凡·费道洛维奇，对那“野蛮的大老粗”伊凡·费道洛维奇，对那善良的可爱的、受崇拜的伊凡·费道洛维奇更加温柔，平静，和蔼和恭敬，实际上她一辈子喜欢，甚至热爱伊凡·费道洛维奇，伊凡·费道洛维奇对此也很明白，所以他对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也无限地敬爱。

实际上，她最为烦恼的，最放心不下的是阿格拉耶。

“怎么那么像我，怎么那么像我，在各个方面都跟我一模一样，”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自言自语，“一个任性的、烦人的淘气鬼！虚无派，怪物，疯子，坏透了的，坏透了的，坏透了的家伙！天呀，她将会如何的不幸！”

但是，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初升的太阳马上让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柔和，普照万物。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平



生第一次毫无牵挂地休养了一个来月。由于阿台拉意达婚期将近，社交界也提到阿格拉耶，而阿格拉耶的举止没有一处不显得美好，她看上去那么平和，那么聪明，那么得意，甚至有点骄傲的神情，但这种骄傲对她是多么相称呀！一个多月以来，她对母亲是那么温和，那么殷勤呵！“自然，对这位叶夫格尼·柏夫洛维奇还须好好调查，好好研究，况且，阿格拉耶也不见得把他看得比别人重！”不管怎么说，忽然变成一个那么漂亮的女郎了，——她是多么美呀，天哪，她是多么美呀，一天比一天好看！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这位讨厌的公爵，这位恶劣的白痴刚一出现，立刻又引起一阵骚乱，家里的一切都弄得天翻地复！可是，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呢？

在别人看来，也不会有什么意外的事出现。然而，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和人家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她能够从一些极为琐碎的小事中，再加上她永远具有的不安性格，看出一些有时会把她吓病的东西，——那是一种令人怀疑的、又难以解释的、因而也极沉重的恐怖。现在，忽然从乱糟糟的、可笑的、荒唐无稽的不安状态中，确实觉察到一种好像极为重要的、好像值得惊慌、怀疑和猜测的东西，她的心境可想而知了。“他们怎么敢那么大胆写给我这封可恶的匿名信，上面说起那个破货，说起她和阿格拉耶彼此通信？”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在拉公爵到她家里去时，一路上一直在想这件事，到家以后，她让公爵坐在全家围聚的圆桌旁边时，仍旧在想。“他们为什么竟敢如此？如果我稍微相信，或者把这封信给阿格拉耶看，我会羞死的！这简直是对我们耶潘欣一家开玩笑！这全是，这全是伊凡·费道洛维奇惹的



祸，这全是您伊凡·费道洛维奇惹的祸！唉，我怎么就没到叶拉根岛上去避暑呢？我不是曾经说过要到叶拉根岛去吗？这信可能是瓦略写的，我知道，或者也许……一切，一切都是伊凡·费道洛维奇惹的祸！这是那个破货跟他开他的玩笑，以此来纪念他们以前的关系；她要使他露出傻相给大家看，她就像以前那样耻笑他，愚弄他，把他当傻子看待，那时候，他还买珍珠送给她呢……不过，反正我们全都牵涉进去了，伊凡·费道洛维奇，您的女儿们，千金小姐，上等社会的女郎，待嫁的姑娘，反正全都被牵涉进去了。她们都在场，站在那儿，听到了一切；她们和那些男孩子一同被牵涉进去了。您高兴了吧，她们也在那里，而且听到了一切！我决不饶恕，决不饶恕这个小公爵，永远也不饶恕！阿格拉耶为什么犯了三天的歇斯特里，为什么和两个妹妹三番五次地要拌起嘴来，甚至和阿历山大拉也要吵嘴？——阿格拉耶向来吻母亲的手一般吻她的手，向来那么尊敬她！为什么她在这三天内让大家猜不透她的哑谜？筋佛里拉·伊伏尔金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在昨天和今天她竟夸奖起筋佛里拉·伊伏尔金，并且还痛哭一场？为什么匿名信里提到那个可恶的‘贫穷的骑士’，而她把公爵的来信没给妹妹们看一下呢？为什么……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像一只醉猫似地跑到他那里去，并且还把他带到家里来？天呀，我疯了吗，这样的事情！我也做得出我把女儿的秘密对一个青年男子讲，而且……而且差不多和他本人还有关！天呀，幸亏他是一个白痴，而且……而且……还是通家之好！不过，阿格拉耶真的爱上那个混物吗？天呀，我在胡扯些什么！嗤！我们都是些怪物……应该把我们大家都放在玻璃罩下展览，供大家参

— 怨 —



观，首先要展览我，门票十个戈比一张。我不能饶恕您这一点，伊凡·费道洛维奇，永远不能饶恕！她现在为什么不嘲弄他？她说要嘲弄的，可是并没有嘲弄！你瞧，她睁着大眼睛看他，一声不吭，站在那儿，并不走开；她原先是亲自不许他上门的……他坐在那里，脸色惨白。可恶的，这个十恶不赦的饶舌鬼叶夫格尼·柏夫洛维奇，他垄断了所有的谈话。你瞧他竟打开了话匣子喋喋不休，别人插话的空儿都得不到。只要把话题引到这上面，我就会把一切调查清楚……”

公爵坐在圆桌旁边，脸色确定有点惨白，他似乎极为恐怖，但同时，又时时产生连他自己都感觉莫名其妙的、满腔的喜悦心情。呵，对朝那方面看他确实有些怕，怕朝那个角落里看，在那里，有一双熟悉的黑眼睛盯着他看，在她给他写信之后，他又能来到这里，坐在他们中间，倾听一个熟悉的声音，他是多么幸福啊。“天呀，她现在要说什么话呢！”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认真听叶夫格尼·柏夫洛维奇滔滔不绝的谈论；在叶夫格尼·柏夫洛维奇说来，像今天晚上这样兴高彩烈的神情确实罕见。公爵虽然听他讲，但多数时候好象什么也没听明白。除去伊凡·费道洛维奇还没有从彼得堡回来之外，全都在家。施公爵也在这里。他们仿佛要等一会，在喝茶之前，一块儿出去听音乐。显然现在的谈话在公爵来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会儿，郭略不知从哪儿跑来，溜到平台上来了。“这么说，在这儿，他还是受招待的，”公爵自己想着。

耶潘欣的别墅是一所豪华的别墅，有瑞士田园风味，到处全是花草，收拾得极为典雅。它周围是一座美丽的小花园。大家都坐在平台上，就像在公爵那儿似的；不过这里的



平台相对宽敞一些，设备也漂亮些。

现在这个话题大家好像都不大喜欢；可以猜出，这个谈话是因为不耐烦的争论引起的，大家当然都想换个话题。但是，叶夫格尼·柏夫洛维奇好像越来越执拗，对别人的反映他根本不予理睬；公爵来到之后，他好像更加兴奋了。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皱紧眉头，虽然她了解得不够全面。阿格拉耶坐在旁边的角落里，没有走，她倾听着，一直保持沉默。

“对不起，”叶夫格尼·柏夫洛维奇热烈地辩驳着。“我一点也不反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并没有什么错；它是整体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它，整体就不成为整体；自由主义具有存在的权利，就像最贤明的保守主义一样；但是我反对俄国的自由主义，我再声明一下，我所以反对它，是由于俄国的自由派并不是俄国的自由派，而是非俄国的自由派。你们把俄国的自由派拿出来，我马上会在你们面前吻他。”

“那还要看他愿不愿意吻您，”阿历山大拉·伊凡诺夫娜异常兴奋地说。她的两颊比平素都红。

“你瞧，”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心里想，“她有时傻吃闷睡，推也推不醒她，有时忽然站起，每年一次，说出些让人无可奈何的话来。”

公爵忽然觉得，阿历山大拉·伊凡诺夫娜可能对叶夫格尼·柏夫洛维奇说得过于兴高彩烈极不喜欢；他在谈论一个正经的题目，有时非常激昂，有时又好像在开玩笑。

“公爵，我刚才，就是在您到来以前，曾经发表一个意见，”叶夫格尼·柏夫洛维奇接着说，“就是说，直到现在，



我国的自由派只由两个阶层的人组成，一个是已废除了的地主阶层，一个是宗教界。由于这两个阶层已经彻底形成等级，形成和民族截然不同的东西，代代相袭，越来越甚，所以他们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根本不是民族的……”

“怎么？这么说来，他们所做的一切全不是俄罗斯的吗？”施公爵反驳说。

“不是民族的。尽管是俄国式的，但并不是民族的。我国的自由派不是俄罗斯的，保守派也不是俄罗斯的，他们全不是……对这点你们要相信，地主和教会所做的一切，民族决不承认，现在不，以后也不……”

“这真是妙论！假如您不是开玩笑的话，您怎么会说出如此妙论来呢？对攻击俄罗斯地主的怪话我决不容忍；您自己也是俄国地主，”公爵热烈地反驳说。

“但是，我关于俄国地主的言论并不像您所体会的那样。只是从我属于这个阶层的一点来看，这也是一个可尊敬的阶层；特别是现在，当它已不再存在的时候……”

“难道文学里一点民族的东西也不存在了吗？”阿历山大拉·伊凡诺夫娜插口说。

“对文学我完全外行，但是俄国文学在我看来，除了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和果戈里之外，其余的不是俄罗斯的。”

“第一，这已经不算少啦，第二，他们之中有一个来自民间，另外两个全是地主出身，”阿台拉意达笑着说。

“对是对，但是您不要得意。因为从所有的俄国作家里，自古至今，只有他们三个人还能够各自说出一些确实是自己的、本人的、不是抄袭别人的话，因此，这三个人马上就成为民族的了。在俄罗斯人中间，只要有人说出，写出或做出



一点自己的、完全自己的、不是抄袭来的东西，那么，他一定会成为民族的，哪怕他不大会说俄国话也没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公理。从一开始我们就没谈论文学，我们讲到社会主义派，我们是从社会主义派开始谈起的；我觉得，我们国内并没有一个俄国社会主义派；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因为我们所有的社会主义派也全出身于地主或宗教界。所有那些坏透了的、大事宣传的社会主义派，不管国内国外，都只是些农奴制度时代地主出身的自由主义派。你们笑什么？把他们的著作他们的学说和他们的回忆录全拿出来，虽然我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但是可以给你们写出一篇十分可靠的文学批评论文，清清楚楚地指出，他们那些书籍、小册子和回忆录的每个句子每个词，首先是属于旧俄国地主的手笔。他们的怨恨、愤怒和机智，全是地主式的；他们的喜悦，他们的眼泪，可能是真的、诚恳的眼泪，但是地主式的！不是地主式，便是教会式……你们又笑了，您也笑了吗，公爵？您也不赞成吗？”大家果然都笑了，连公爵也笑了。

“我还不能直说，我赞成与否，”公爵说，忽然停止了笑，哆嗦一下，一副小学生犯错误被捉住的样子，“但是，我对您说，听您的言论我很愉快……”

他说话时差点喘不过气来，他的额角还出了一些冷汗。这是他坐下来之后说的第一句话。他想环顾一下四周，但又不敢；叶夫格尼·柏夫洛维奇看到他的动作，微微笑了。

“诸位，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实事，”他用以前的口气接着说，也就是一面好像带着不寻常的热情和激烈的口气，一面几乎在那里发笑，可能在笑自己所讲的话。“对这种事实的观察和发现应归功于我自己一个人，至少说，还没见过什么



地方讲过或写过这个事实。我所说的那类俄国自由主义的实质，就全都表现在这个事实里。第一，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不就是攻击现存的事物秩序吗？这攻击是合理的还是错误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不就是这样吗？现在，我的事实就在于俄国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对现存事物秩序的攻击，而是攻击我们事物的本质，攻击事物本身；它不仅攻击秩序，攻击俄国的秩序，而且攻击俄国本身。我的自由派竟达到否认俄罗斯本身的程度，也就等于仇恨和殴打起自己的母亲来。俄国的每一件不幸和失败的事实，他都会欢欣若狂。对人民的风俗，俄国的历史他都仇恨。他仇恨一切。如果有什么可以为他辩解的话，那就是他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把自己对俄国的仇恨当作最佳美的自由主义，噢，你们时常会在我们中间遇到一个自由派，众人对他鼓掌欢迎，而实际上他可能是个最可笑、最愚蠢和最危险的保守派，对这儿他却还不知道。不久以前，我国还有一些自由派几乎把这种对俄国的仇恨当作真正的爱国心。他们自夸自赞，认为自己对爱国心应该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比别人都略高一筹。但是，现在他们却很露骨了，甚至看见‘爱国’这两个字觉得羞耻，甚至认为这个概念有害，一点价值也没有，所以排斥它，消灭它。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我敢担保，而且……将来总有一天，必须把真理充分地，简单地，公开地说明；但是，这种事实不管何时何地，自古以来，不管在哪一个民族里都不会有和不会发生的，所以我认为这种事实是短暂的，是不能持久的。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仇恨自己祖国的自由派。对这一切我们该作何解释呢？我认为还是用以前的话来解释，那就是：俄国自由派至今为止，还不是俄国的自由



派；在我看来，不会有其他的解释。”

“我觉得您所说的仅仅是开玩笑罢了，叶夫格尼·柏夫洛维奇，”施公爵正经地反驳说。

“我没有见过所有的自由派，所以不能加以判断，”阿历山大拉·伊凡诺夫娜说，“但是，我对您的意见感到极为愤慨：您把个别的现象当成普遍的，这简直是诽谤。”

“个别现象吗？啊！这样的话你也说得出来！”叶夫格尼·柏夫洛维奇抢上去说，“公爵，您觉得如何？这是不是个别现象呢？”“我也应该声明，我不大和自由派见面，不大和他们来往，”公爵说，“但是，我觉得您的话可能有些道理，您所说的那种俄国自由主义，确实有些人仇恨俄罗斯本身，而不只仇恨它的社会秩序。自然这只是一部分……自然，对全体决不能这样说……”

他觉得难以措辞，不再说下去了。他虽然十分激动，但是对谈话却很感兴趣。公爵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永远那么认真地听有趣的谈话，当人家询问他时，他的回答十分率直。他的脸，他的身体动作，似乎都写着率直和信任，反映出他从不怀疑嘲笑和幽默。虽然叶夫格尼·柏夫洛维奇朝他发问时总是带着特别的嘲笑神情，但是现在经他这样一回答，竟很正经的望着他，好像没有料到他会有这样的回答。

“啊……不过，您的话真有点奇怪，”他说，“您确实是正正经经地回答我吗，公爵？”

“您难道不是正正经经地问我吗？”公爵很惊异地反驳说。大家笑起来了。

“您相信他吧，”阿台拉意达说，“叶夫格尼·柏夫洛维奇总是喜欢愚弄人家！您要知道，他有时是很正经地讲什么事

